

县长逸事

当代中国社会
写实小说大系



县长逸事	凡一平
官 场	刘震云
一切如新	李治邦
第二官场	毕四海
春去春来	毛定之
乡村火焰	王方晨
分享艰难	刘醒龙
李芙蓉年谱	陈世旭
打死他别跟当官儿的一席喝酒	野 莽
白了少年头	孙春平

凡一平 等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XIANZHANG YISHI

李师东 王强 卢今/主编



李师东 王强 卢今/主编

凡一平 / 等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县长逸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县长逸事 / 李师东, 王强, 卢今主编; 凡一平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9
(当代中国社会写实小说大系)
ISBN 7-5039-2099-8
I. 县… II. ①李… ②王… ③卢… ④凡… III. 中篇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040 号

县长逸事

主 编 李师东 王 强 卢 今
著 者 凡一平等
责任编辑 斯 日
封面设计 康笑宇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一二〇一工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99-8/I·931
定 价 21.00 元

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读本

王 强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处审视现实，观照生活，思考人生。而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社会大潮风起云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资源。拥有灵敏触角的作家，比一般读者更为敏锐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更加细致地观察身边的多彩世界。

收入本丛书的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倾诉了普通百姓嫉恶如仇的心声。这

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有沉疴已久的干部腐败问题，有积重难返的工作作风问题，有日益急迫的法制建设问题，有新兴城市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展示负面社会现象，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寄托了对正义力量的殷切希望。这些作品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着重于涤浊扬清、弘扬正气、崇尚英雄。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激愤于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出于义愤，出于要疗治社会的责任心，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读者喜爱这类题材小说，也是出于同样心态。这是一种“疗治型”创作。

还有一些反腐小说，着力于展示描绘现实面貌，对于腐败的真正原因，少有涉及少有揭示，或者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环境，欲望冲出道德的牢笼等等。对于这些小说，我们不能只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一味指责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丑恶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指责这些作品只是停留于揭示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写出如何走出困境。实际上，现实中的腐败行为远比小说家笔下的腐败要复杂，腐败的原因也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作家给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开一剂良药，指一条

明路，不能苛求作家一定要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应当指出，作家们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作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只是工笔描摹腐败的官场丑恶的现实脆弱的小人物。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启发，仅仅停留于分享艰难是不够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善于发掘意义，分析这种艰难，展示超越艰难的可能性。

另有部分作品，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着重于展示、揭露，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这类作品多数以白描写实手法描绘腐败现象，个别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和官场斗争的细节，调侃很多。一些作品倾力于要把社会顽疾的各种症状暴露出来，求得一种逼真的效果，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好看”，更有“卖点”，一些小说加进不少腐化堕落的细节描写，这是一种“展览型”创作。这种作品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的眼光来看待。

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首先应当崇尚正直，呼唤正气，主张正义，要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给人一点向上的精神。

就像作家肖克凡所说的：“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一个作家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



本书所收作品，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着重于展示、揭露，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部分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和官场争斗的细节，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对于这些“展览型”的创作，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目光来看待。

当代中国社会
写实小说大系



目
录

1 / 县长逸事	凡一平
16 / 官场	刘震云
72 / 一切如新	李治邦
107 / 第二官场	毕四海
155 / 春去春来	毛定之
204 / 乡村火焰	王方晨
228 / 分享艰难	刘醒龙
292 / 李芙蓉年谱	陈世旭
318 / 打死也别跟当官儿 的一席喝酒	野 莽
346 / 白了少年头	孙春平

县长逸事

凡一平

阴差阳错

县长和司机连夜从省城赶回县里。路上，县长叫司机停车小便。司机和县长下了车分头去方便——县长向东，司机往西。司机钻进玉米地里，比县长走得还远。晚饭的时候，司机吃了许多海鲜，感觉肚子很不舒服，他早就希望县长叫停车了。但县长上车后一直都在睡觉，连续几天不分昼夜地跑资金和谈判，他太累了，所以往车座上一靠，就像上了床一样，呼呼入睡。司机想停车的时候不敢停车，因为县长已习惯了在汽车的跑动中睡

眠，就像幼儿要在摇篮的摇晃中才能睡着一样，他怕车子一停，县长就会醒过来。司机忍着巨大的压力驾驶，好不容易听到县长叫停车，就像贪玩的学生终于听到老师喊下课一样。他离开了车子和公路只顾往野走，在黑茫茫的地里发泄。

司机方便后回到车上，以为县长已经坐在车后座上又睡了，因为他大便都回来了，县长小便还不回来？司机头也不回就把车开走了。

县长大便完毕走上公路，不见了小车，知道司机把他给丢了。他一开始并不着急，因为他相信司机会很快发现县长不在车上，就马上回来。

但是等呀等呀，司机也没有回来。县长脚乱心慌地在黑灯瞎火的公路上踱来踱去东张西望。三更半夜，公路上根本没有过往的车辆，只有扑面而来的寒风和细雨。县长束手无策，浑身发抖，像一个漂浮在海面上遥遥无期地等待救生船到来的落水者。

天蒙蒙亮的时候，从省城的方向过来一辆大货车，县长不顾死活站在路中央，将货车拦住。货车司机紧急刹车后，然后两颗头分别从驾驶室的两面车窗伸出来，破口大骂，我操你妈！找死呀你？

县长站在货车的左前轮前，对司机表明身份：我是桂西县的县长……货车司机一听，吼道，疯子，滚蛋！县长说我真的桂西县的县长，你们不是桂西县的吗？货车司机又吼，快滚，不滚就撞死你！县长没有挪动。车灯的光芒照射着县长的脸。坐在货车司机旁边的随员说，你别说，他还真像我们县的县长。货车司机说那就是遇上鬼了。真的碰上鬼了！县长大声辩道我不是鬼！他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具体地说是钱和证件，递给司机。司机小心接过钱和证件，交给身边的随员，具体地说交给货主。货主看了证件，说不得了！真是。他赶紧打开车门，跳下车。

县长在货主和司机的扶持下坐在车上，吞吞吐吐地向司机和货主讲述漏车的经过或原因。货主和司机不信也得信，管他是因

为什么，只要确信他是县长就够了，这比什么都重要。货主和司机连忙向县长道歉，而县长却向他们表示感谢。此时县长的身上已披上了货主脱下的棉大衣，像获救的难民，感受着人情的温暖。

大货车像一座活动的仓库，装载着货物和一县之长，向县里驶去。

也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县长的司机开车进了县城。他把车直接开到县长的家门口。车子像抵达目标的骏马停止奔跑，而县长还熟睡不醒，于是司机就提醒说，县长，到了。但没有动静和回音。司机这才回头一看，县长居然不在车上？！

县长的司机驾车飞奔在来路上，像亡命一样紧迫超速。他急着原路返回去接县长或找县长。

县长在货车里看见一辆熟悉的小轿车迎面而来，却装作看不见似地与货车司机说话，师傅，贵姓？货车司机说，小姓韦。县长又问货主，老板，你呢？货主说，小姓黄。县长说，生意还好么？货主苦笑地摇摇头。县长回头看着包裹严实的车厢，说，装什么货呀？

就在县长回头的当口，货车与小轿车相会而过。

货主在县长回头的时候却注意着迎面过来的小轿车，好像没有听到县长的提问，所以没有回答。而县长也不再追问。他拍了拍货主的肩膀，说，放心吧。

县长在县城一个还很冷清的街道口要求司机停车，而那里离县府还很远。货主说直接把你送到县府去吧。县府？县长说不了，就在这里下。你那么多的货，拉到县府可不方便。货主仿佛听明白了什么，叫司机停车。县长脱下棉大衣还给货主，并向他道谢。货主请求县长给一张名片。县长说：名片丢在小车上了，我给你写个电话吧。县长就给货主留了个电话。

货车开走后，县长看了看表，匆忙地走着回县府里去。

县府会议室里，几十个单位的大小头目正等着县长做报告。

县长一脸风尘和疲惫坐在主席台上，开口先说：对不起，昨天晚上从省里赶回，半路上车子又出毛病，刚刚才到。让你们久等了……

县长的报告去了一个多钟头，布置任务又去了一个多钟头。散会的时候，正好是下班时间。

县长看见自己的司机，诚惶诚恐地站在会议室的门口等他，一副负荆请罪的样子。县长走过去，当着许多人的面说，车子修好了是吧？司机发愣。县长说，修好了就好。我现在不用车，你一夜没合眼了，回去休息吧。用车的时候，我再叫你。

县长开完会就去陪地区来的一位领导吃午饭。半中的时候，去了一趟厕所。想不到司机跟着进了厕所里。司机当着县长打自己的脸。但县长像没工夫理会似地急着扭身进了厕所里的小单间，把门关上。

司机在小门外声泪俱下地向县长检讨和求饶。县长蹲在小单间里边一边听一边拉，一言不发。

终于小单间里有了冲水的声音，司机先看见了县长的头发，然后看见小门打开，接着看见了县长。

县长把手搭在司机的肩上，说：这不能怪你，因为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我其实是想拉大便，但我只是说小便而已。责任在我，不怪你。

司机一听，哭得更加伤心。县长说，不哭，不哭。洗把脸，跟我吃饭去吧。

县长和司机离开厕所。厕所里就有人也走了出来，但县长和司机都没发现。

不久，县府大院都传县长要换司机，但一直都不见换。两人关系一如既往地密切。

县长为什么一直都不换司机？有人说是因为县长跟司机感情太好，舍不得换；也有人说是因为司机懂得县长的事情太多，不敢换。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

在人们传说和等待县长换司机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个体业主黄某的整车货物因为漏税被税务局扣留，他嚷着要见县长：等着，我只要给县长打个电话！执法的人说：你凭什么？黄某说：我和县长的交情，可不能告诉你们！执法的人说：那你打吧。黄某拿着手机按照县长留的号码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人不是县长，而是县府办公室的秘书。秘书说你是谁？黄某说我是县长的朋友。秘书说你找县长有什么事？黄某说这事你管不了，要县长才行，请你叫县长来接电话。秘书说那请你直接打电话到县长的办公室去。黄某说这不是县长办公室的电话吗？秘书说不是，这是县府办公的电话。黄某说那县长办公室的电话是多少？秘书说你既然是县长的朋友，怎么连县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知道？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黄某被迫关了手机，纳闷地说他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号码呀？！执法的人说：算了吧，拿县长吓唬谁呀？我们要抬县长出来，你被罚得更重，信不信？黄某说那你们给县长打电话呀，告诉他我黄某有事找他。执法的人说打就打。执法的人拨通了县长的电话，把黄某的事情告诉县长。县长说黄某，哪个黄某？黄某在旁边向执法的人说告诉他就是那天夜里在路上搭他的车的那个黄某！执法的人说他说他搭过你的车。黄某说不是我搭过他的车，是他搭过我的车！执法的人说这人连你的电话号码都不懂，还说是你的朋友，现在又说你搭过他的车。你说怎么办，县长？黄某说你们讲县长不清楚，我来跟他讲！黄某伸手想要过电话，但执法的人不把话筒给他，并很快把电话挂掉了。

县长说他不认识你，执法的人说道，让我们依法办事。就算认识你，县长说了，但只要做了违法的事，也是六亲不认！

于是，黄某眼睁睁看着执法的人将他的货物带走。我操你妈！黄某痛苦地一边看着货物的远去或失去一边骂道，想想求我搭车时那个熊样，我认你是个县长，才在夜路上搭救你，不然你那泡屎拉到天亮也没人理你。我现在出了事，认都不认我——什

么卵县长！

讨 饭

教师节到了，县长照例要去学校慰问教师，就像三八慰问妇女、五一慰问劳模、八一慰问军属一样，当然慰问只能是部分的或具有代表性的。

县中无疑是每年教师节被县领导慰问的重点，这年也不例外。

县长一行在标语和师生的欢迎下缓缓进入县中，又缓缓进入早已布置好的会场。县长理所当然要在会上发表讲话，讲话是准备好的，但不是县长自己准备的，而是县府办公室或教育局为县长准备的，这谁都能想到。但这年县长抛弃别人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即兴讲话，却谁也想不到。

县长说，今天，我是来和教师们检讨的，因为今天是教师节，而我还不能在今天让教师们按时、足额地领到工资，是我这个县长失职，我对不起你们！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欠教师的工资，我一定要补发、补够！我正在想一切办法，请老师们忍耐一些时间。我的车现在就停在外面，今天我坐着它进来，就不打算坐着它出去。我把它留在这里，什么时候我把工资补发了，补够了，我再把它开走。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天得不到补发工资，就朝我那辆车吐唾沫，但请不要把它砸烂。我说一不二，请老师们相信我。（掌声）县中是我的母校，坐在下面的，有不少是我的老师，也许你们因为有我这个当县长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却给你们丢脸了！我……（县长忽然结巴，附近的人看到他的眼睛在眨动，然后发红发润。受县长的影响，许多老师的眼睛也发红和发润）我也曾经是个教师呀。大学毕业我留校当教师，后来我的一位老师改行去当领导，我也跟着他改行去当比他小的领导，后来我的老师又提拔了，又把我提一级。于是我被推荐回我

们县当县长。我这个县长是从教师改行当上的。我们的许多领导在当领导之前都是教师，都是从学校出来的，但是当领导以后就把教师给忘了，把学校给忘了。我也是这样的人。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是这样的人。散会后请老师们看着我以步代车走出学校。还是那句话，你们一天领不到拖欠的工资，就朝我那辆车吐唾沫，操我的娘！我的话讲完了。

县长散会后真的徒步离开县中，他的身影被无数的目光送出校园。他留下的车子像一个重要的人质，让心慈手软的教师们诚惶诚恐地观望和守候。

离开县中后，按照安排下一个要去的学校是县小，但县长手一摆说不去了，慰问取消了，但随从的人依然跟着县长。县长说还跟着我干什么，我一个人走不行吗？教育局局长就说你要去哪，我们用车送你去。县长说你们坐你们的车，我走我的路。我说过走路就是要走路，岂能当儿戏？

县长一面走路一面认真地想事，差点没像陈景润把头撞在灯杆上。他行走的路上经过许多的酒楼，那些纸醉金迷的酒楼一个比一个豪华亮堂，像妖冶淫荡的妓女。看着酒楼，县长忽然灵机一动，像作家来了灵感。他盘算着让这些酒楼做些善举，像使妓女从良。

县长立即吩咐在县府招待所举行午宴，请来的客人全是县城各中档以上酒楼的老板。老板们兴高采烈前来赴宴，但都显得莫名其妙。

县长对一大桌酒楼的老板说：今天中午这顿饭，我请。我为什么请各位吃这顿饭？原因是这样，为了方便管理节约开支，县府打算最近出台一项规定，今后凡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业务接待，须集中在指定的招待所和饭店进行，当然是以我们这个县府招待所为主啦，在座各位的酒楼也要选一部分。那么这样一来，各位酒楼的生意势必要受影响，尤其不能被当作定点的酒楼。因此我感到很抱歉，特地请你们来，备一杯薄酒，请你们谅解。